

东东枪 著

六里庄遗事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六里庄遗事

The Forgotten Village



东东枪
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里庄遗事 / 东东枪著. —上海 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3

ISBN 978-7-5426-6594-2

I. ①六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0081号

六里庄遗事

东东枪 著

责任编辑：徐建新

特约编辑：罗丹妮 王天仪

封面插画：李老十

内文制作：陈基胜 苗 倩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 / 124千字

印 张 / 20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594-2/I.1484

定 价 / 7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致所有被忘记的。

开场白

这是一本芜杂的书，说的是些芜杂的人。

他们活在一个芜杂的时代，过着芜杂的生活，于是就活出了一些芜杂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与这些人一样，本该被忘记，也终将被忘记。

以“遗事”为名，就是这个缘故了。

在这本芜杂的书里，我提到了这么一件事——一个男人死了很久，忽然有一天，他的鬼魂回来了，来见守寡多年的妻子。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两条鱼，自己提着回来，跟妻子说，我给你带了两条鱼。

写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其实并没特别在意，但这次为出版而整理书稿时，我忽然注意到了它。

后来就经常想起，想起那个男人的鬼魂提着两条鱼站在那儿的样子。

随着这本书逐渐成型，当这些故事从我脑子里的一些想法、键盘上的一些动静、电脑中的一堆文档，慢慢地即将变为一本将被捧在各位手上的小书，我开始觉得：这些故事，就是我提在手上的那两条鱼吧。

很抱歉呀各位，我只有这两条鱼。我也想带点别的给您，可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有这两条鱼。

如不嫌弃，请您收下。

东东枪

目 录

◎ 卷第一	001
◎ 卷第二	055
◎ 卷第三	111
◎ 卷第四	163
◎ 卷第五	219
◎ 卷第六	273
◎ 卷第七	335
◎ 卷第八	403
◎ 卷第九	453
◎ 卷第十	511
◎ 卷第十一	549
◎ 卷第十二	607

◎

卷第一

001.

六里庄的老高太太活到九十多岁才死。死了是死了，但从那之后大家就在村里各种地方看到她。有时候她在河边打水。有时候她在小树林砍树。大家说老高太太你都死了你打水干什么？她不回答。大家说老高太太你都死了你砍树干什么？她也不回答。

但有时候也回答，说：乐意，管着吗？

002.

村里人后来很快发现老高太太现在根本打不起一桶水，也根本砍不倒一棵树。但大家又明明看到，每次老高太太挥起斧子，那树都会摇一摇，好像要倒的样子，但却根本不倒下去。

大家问树，树说：嘻，反正也是闲着，逗她高兴呗。

003.

慧吟禅师在普济寺中遛弯儿，见小僧法聪在无人处合掌祷告，细一看，面前还有几只刚煮熟的河螃蟹。

慧吟禅师上前问法聪这是怎么回事？法聪并不害怕，回答说这是自己在河边抓到的几只小蟹，刚刚煮了，正准备吃。慧吟禅师说吃就吃，刚才祷告又是怎么回事？法聟能说于心不忍，故有此举。慧吟禅师又问那你是怎么祷告的？法聟能说：愿来世你不为蟹，我不为僧。

004.

吴不利他爸吴伯昭三十三岁那年犯起了腰腿疼，起初是麻，后来是瘸，三五个月就起不来床了。

吴不利有个表舅叫徐松年，本来走动并不多，但自打吴伯昭没法下床，就常来探望。有时候留下吃顿饭，有时候看看就走。最后一次来是腊月初七。腊月初九那天晚上吴不利他妈给吴伯昭端来一碗药，说药给你熬好了，你喝了吧。吴伯昭瞧了药一眼，又瞧了她一眼，说你放下吧，我一会儿就喝。吴不利他妈说赶紧喝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吴伯昭说没事，凉了一样治病。又说，你放心。

那碗药，吴伯昭第二天早上才喝。寒冬腊月，碗里已经冻上冰碴儿了，吴伯昭就慢慢地喝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，含在嘴里，含热了再咽下去。好容易喝完了，就喊吴不利他妈，说兰儿啊，你过来拿碗吧，药我喝完了。吴不利他妈过来，说：非得今天早上再喝，冰凉凉的，喝了多难受。吴伯昭乐了，说：嘿嘿，我怕昨晚喝了，你守着尸首睡一夜，害怕。又说：你往药里放他拿来的那包东西，我瞧见了。吴不利他妈看着手里的碗，说：那你还喝？吴伯昭又乐了：喝呗，你放都放了。

005.

六里庄村边有河，早年间河中有妖。这妖有点奇怪，不爱伤人，就爱凑热闹，爱说闲话。有时候从水里出来，坐在岸边树下乘凉看水，就与过路的搭话聊天。人家问他，天天在水里，出了水，怎么还是在那看水？水有什么好看？他就要给人家讲水的好处、讲看水的乐趣、讲蹲在水里和坐在水边的不同，一讲能讲半天，把人家讲烦了拉倒。

村里的事，甭管大小，他都爱掺和。要是进村会朋友、上街买东西，嘴根本就不闲着，走到哪里都要评评点点。谁家店铺招牌上有个错字、谁家院子的风水不好、谁家南墙要倒应该修修、谁家大鹅老吃不饱得多喂点儿、谁家姑娘一看走路姿势就不大正经、谁家老头儿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爬灰……没他不知道的。

006.

后来就有人私下里出主意：这哪行？找个道士作作法，镇住它！其实还没真找，可话先被这妖听说了，这下可坏了，当时就崩溃了，谁的话也不听，自己蹲在村口哭了一夜。大家都觉得怪不好意思，都说那话你别往心里去我们其实也挺喜欢你的。妖也不回话，光在那抽搭，自己擦眼泪，把眼睛都擦肿了，第二天就搬家了。

从那时候开始那条河就格外地风平浪静，扔进去石头也没个水花儿，一点儿响儿都没有，死了一样，特别吓人，后来养了好几年才养回来。

007.

沈三变养过只猴儿，不是买的，也不是别人送的，是自己跑到沈三变家，偷沈三变家东西吃，沈三变看它吃得好看，也不赶它走，它就留下了。

猴儿很机灵，在沈三变家住了半个月，无师自通，学会了穿人的衣服，见着人还知道行礼，自己没事儿出院去在村里背着手溜达，瞧见谁，不论认识不认识，都点头微笑。

沈三变挺生气，质问那猴：你不是个猴儿吗？嗯？你不是个猴儿吗？

008.

那年蒋长宵他爸妈快七十岁了，某一天，老两口儿忽然跟蒋长宵和他媳妇说，以后你俩别跟我们喊爸妈了，咱们换换，我们跟你们两口子喊爸妈。说完之后真喊。又喊了七八年，直喊到老两口儿先后离世。

“妈，咱今天吃什么？”“爸，今天天儿好，咱上河边儿遛遛？”“妈，我这扣子掉了，你给我缝缝。”“爸，把拐棍儿递给我，我出去玩会儿。”“妈，我这腰动不了劲儿了。”“妈，有什么我能帮上的事儿你跟我说，我能干。”“爸，你多注意身体，别太累。”“妈，我吃不下，你吃吧。”“妈，我腿疼得厉害。”“爸，我想翻翻身。”“妈，这药真苦。”“爸，我这回可能不行了。”“妈、爸，这几年，辛苦你们了。”